

长征精神世代传唱

——“长征路上的歌”录制侧记

吴宗群



长征，是一段中华民族世代敬仰的红色记忆！

长征，是一曲中华儿女世代传唱的英雄颂歌！
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，《解放军报》社、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联合主办了“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”系列宣传活动。笔者有幸参加了“长征路上的歌”专题摄制组。从7月初开始，主创人员和摄制组从长征的源头江西于都出发，跨越于都河，渡过乌江、金沙江、赤水河，在湘江追溯先烈，在大渡河铁索桥上缅怀勇士。摄制组历经赣、川、湘、滇、黔、陕、甘等8个省，行程一万多公里，沿途寻访当地红军时代的民歌民谣，尝试用歌声和电视艺术手段，再现红军长征时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，用歌声激励后人，走好新的长征路。

8月27日，摄制组来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甘肃会宁，在会宁塔下完成了节目录制的收官部分。一路走来的感受、感动，仍历历在目……

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

说到长征路上的歌，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的《长征组歌》当属经典之作。它以深刻凝练的语言，优美动人的曲调，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，讴歌了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，不屈不挠、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，歌颂了红军指战员艰苦卓绝、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。80年过去了，《长征组歌》伴随几代人的成长，其中的许多唱段家喻户晓。此行循着先烈的足迹，遍访这些歌曲的前世今生和创作缘由，我们才深切感悟到：《长征组歌》之所以成为经典，是长征惊天动地的悲壮惨烈、战士们不忘初心的坚定信仰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，激励着创作者；更是红军跨越11个省，历经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壮举，为其提供了多姿多彩的创作元素。

“一送（里格）红军（介支个）下了山，秋风（里格）细雨（介支个）缠绵绵……问一声亲人红军啊，几时（里格）人马（介支个）再回山……”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《十送红军》，歌曲情真意切，唱出了百姓对红军的热爱。我们实地采访得知，这首歌的曲调源于江西采茶调，歌词恰似年轻女子送别情郎时的倾诉。显然，老百姓用这种曲调和模式表达对红军的送别之情，完全把红军当做自己最亲的亲人了。

“有人说你是个从军的后生，有人讲你是位叫



摄制组在甘肃会宁会宁塔下录制节目

红的姑娘，无论你是谁，你为人民做好事，人民就不会把你遗忘。”这是流传在遵义的一首歌《在百姓心上》的歌词。这首歌的曲调创作缘于一个感人的故事：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内，有一座烈士墓，墓碑上书写着“红军坟”3个大字。墓前有一尊青铜雕塑，一位女红军战士左手抱着一个婴儿，右手拿着汤匙给婴儿喂药。雕像的原型是位叫红的红军卫生员，为给当地百姓治病，没有跟上大部队而不幸被敌人杀害。在当地百姓心目中，这位卫生员一定是一位姑娘。而事实上，经老红军回忆，他是一位叫龙思泉的男卫生员。如今，他被当地百姓视为“红军菩萨”，雕像的身上缠绕着一条条红绸布，雕像前的香案上摆着鲜花，燃烧着香火。百姓们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来寄托对红军的感激和思念。我们也虔诚地为这位红军战士送上了心香一瓣。

一路走来，我们被长征精神所感动，讴歌长征而创作的歌曲背后的故事可以说不胜枚举。歌声，是传承历史的一个极好的载体，相信更多的艺术家会把长征精神作为创作的源泉，写出更多脍炙人口的歌曲。

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

从开始工作，摄制组的主创团队就形成了一

个共识：节目中的演唱，首选地方演出队伍。第一站的采访录制，地方演出队就让我们刮目相看。

于都，当地推荐了长征源合唱团，合唱团成立于2010年，是一个职工业余合唱团，成员有120多位，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，而且全都是红军的后代。团长、县文广局局长袁尚贵告诉笔者，大家来自不同的行业，有着不同的作息时间，凑在一起排练、演出《长征组歌》太不容易了。团员们不计报酬，业余排练，义务巡演，全靠对先辈、对红军长征的一份化不开的浓浓情怀。今年他们决定用全国巡演80场的方式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，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，他们的《长征组歌》传播巡演项目也被确定为201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。

无独有偶，在最后一站会宁的录制过程中，我们被一支200多人的合唱团折服了：他们演唱的《长征组歌·大会师》，各个声部的协同和发声的专业性堪称完美。这支会宁县县教师合唱团的成员，都是中小学音乐老师，他们也是利用业余时间排练、演出。作为教师，他们还将《长征组歌》教给学生。

巧渡金沙江，是毛泽东指挥红军在长征历史上书写的传奇篇章：1.8万名红军将士仅凭7条木船和十来只木筏子，竟然在短短的四天三夜中从容渡过金沙江。当我们来到金沙江畔时，恰逢某集团军舟桥团在此驻训。不到半个时辰，一座200多米长，横跨金沙江，能够承受80吨主战坦克的舟桥就合龙顺利通车了。该团政委说，这里江宽浪大，水流湍急，正是从难从严强化将士们的军事素质，提高官兵实战化训练水平的理想驻训地；在这里驻训，也是希望全体官兵能够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，不忘初心，为实现强军梦而奋斗。

“长征路上的歌”的先期录制结束了，然而，一路走来收获的感动和震撼始终定格在每个主创人员的心中。他们表示，一定将这种情怀投入到后期制作中，希望长征路上的歌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红色基因，得到更多的人传唱。



安塞年过九旬的孙斗军打起腰鼓还很精神

中国戏曲中的传统美德 · 诚信厚德

《古城会》：关羽不辞千里会兄弟



京剧《古城会》又名《斩蔡阳》。辞曹归汉的关羽，护送甘夫人、糜夫人二位嫂嫂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在黄河渡口又将曹操派出的外甥秦琪刀劈落马，日行夜宿赶往古城。奉曹操将令攻打汝南的蔡阳，得知秦琪被关羽刀劈后，转道追赶关羽，也向古城赶来。到古城前的关羽，从城外樵夫处探得数月前三弟张飞来到古城，赶走食腐县令并招兵买马据守古城的消息后，大喜，遂保护二位嫂嫂城外松林歇息，并派马童去古城通报，请三弟出城迎接。恼恨关云长志却桃园结义归顺曹操的张翼德，大骂关羽忘义，提枪赶走马童。关羽得知三弟误解，打马赶到城下。张飞出城见关羽提枪便刺，兄弟二人边战边论。技高一筹的关羽把张飞打下马，要张飞开门迎请二位嫂嫂入城。

胆大心细的张飞怀疑关羽降曹前来诈取古城，遂先让甘夫人、糜夫人进城，随后紧闭城门。追赶而至的曹操派兵来到古城外，形势危急。张飞拒不让关羽入城，要关羽斩蔡阳，以验是否降曹。关羽掉转马头力战蔡阳，张飞城头擂动战鼓为关羽助威。三通鼓罢，关羽刀劈蔡阳。张飞见关羽果然斩了蔡阳，前疑尽释，遂亲自出城迎接。关羽涉险单骑斩蔡阳，张飞羞愧难当，亲迎关羽入城后，脱下战袍，换上县令文职官服，深夜前往请罪。关羽夜读《春秋》，义责张飞，并历述为了保嫂寻兄，饱受千辛万苦。大哥刘备也来为张飞求情，弟兄三人古城相会，和好如初。

李滨声的戏画把关羽夜读《春秋》时的义薄云天和张飞羞愧请罪的兄弟情义，表现得栩栩如生。 李滨声图 樊明君文

展览现场，米凯莉和她的参展作品。 赖睿摄



海峡两岸艺术家书画摄影交流展举行

米凯莉用画笔讲述爱的故事

本报记者 赖睿

日前，“情深艺长——第五届海峡两岸电视艺术节海峡两岸艺术家书画摄影展”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行，此展由中国文联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、中国摄影家协会、中国台湾中华节目内容制作产业发展协会共同主办。展览汇集了唐国强、王铁成、姜昆等百余位大陆艺术家和来自台湾书画界、摄影界的李沃罗、蓝荣贤、王满斌等艺术家的200余幅作品。台湾女演员米凯莉带来了《爱的系列一》的5幅画作。

米凯莉的作品，多以小动物为主角，蜗牛、螳螂、青蛙、毛毛虫……拟人的手法，大胆的用色，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，充满童趣。这正是被称作疗愈系的画法，欣赏这类画作可以舒缓压力，愉悦心情。这些创作一开始都源于她6岁的儿子。从美术学校毕业后，米凯莉做过演员、制作人、广告策划等工作，在儿子的驱动下，又拿起了画笔。每一幅画作，都是一个小故事；每一系列画作，又是一个连载故事。米凯莉用画笔描绘着对儿子的爱，也编织着自己童年的回忆。

现在，米凯莉已经把全身心放在绘画创作上。能够参加这次展览，米凯莉表示非常开心。她说，艺术是美好的、和平的，是最能融入人心的；艺术交流可以拉近两岸人民心与心的距离。她也希望这样的交流展以后可以在台湾举行。

《我要上春晚》再出发

《我要上春晚》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品牌栏目，自2010年开播以来，已为50余组优秀选手圆梦春晚。9月4日，《我要上春晚》全新改版，又已开播。

选手平均实力再创新高，胡夏、黄龄、戴笠、张赫宣、洪辰等唱将用实力说话；全国综艺选秀节目三甲同聚一堂；手指先生、“纸片人”透爱岩、古彩戏法传承人肖桂森等奇人异士各展所长。“破铜烂铁”乐队等国际明星及团体也将登台。

评审方面，董卿以《直通春晚》观察员的身份坐镇主评审席，另两位主评审由郎朗、姜乃鸣、郁钧剑、蔡国庆、孙浩等轮流担任，旭日阳刚、王二妮、乌兰图雅等也将组成“春晚群审团”。

选手们分成两队，在主持人李思思和任鲁豫带领下进行比赛，获得较高支持率的选手将登上春晚舞台。

（殷红）



刘震云、刘雨霖父女

刘震云刘雨霖父女搭档拍电影

本报记者 苗春

刘震云长篇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以《水浒传》式的结构、话本式的语言和深刻的现实思考独树一帜，国内销量高达180万册，并于2011年获得中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，先后翻译成英、德、法、德、法等20多种语言。日前，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于11月11日全球上映。影片由刘震云亲自编剧，刘震云之女刘雨霖执导，江志强监制，以婚姻生活中“忍，还是不忍”为核心，讲述了一个普通人的情感纠葛。刘雨霖表示，希望拍摄一部发生在普通人内心的波涛汹涌的战争大片，刘震云对影片的最终呈现也非常满意。

父女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刘雨霖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学研究生学院，执导的短片《门神》曾

入围50多个国际电影节，斩获10个国际大奖，其中包括奥斯卡（学生单元）叙事片奖。父女二人互以“导演”和“老师”相称，刘雨霖说，外界看文字都以为刘震云是一个特别温和幽默的人，实际上他在生活中特别沉默寡言，如果你该做好的事情没做好，他一定会发火；刘震云说，这次不是和女儿合作，而是和导演合作，而且这个导演对他的作品有深入的认识。

刘震云说，自己的小说不太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，比如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体量太大了，里面有有名有姓的人物有100多个，用电影的区区两个小时来表现，就像蛇吞象一样。但刘雨霖建议只选取小说的后半部分进行改编，并且以牛爱国弟弟作为主要人物加

以表现，他们一个在结婚，一个在离婚。刘雨霖说：“我想把小说里他们忽略的感情用电影的手段重新讲一遍。”刘震云觉得，这是一个导演应该说的话，就交给女儿去试试。

从小说到电影，写剧本时刘震云做的改动非常大，人物关系、结构甚至人物的职业都变化了。他说，这是因为小说可以有大量的心理描写，而电影要求更多的故事、情节、细节、对话，而且推进要快。“电影像奔腾的溪流，一有落差就是瀑布；小说像大海，表面的浪花没什么，下面的暗流和漩涡才致命。”

刘震云先后当过战士、作家、记者、编剧、大学教授等，他为什么培养女儿当了导演，而不是其他职业？他说：“没有一个人是另一个人‘培养’出来的，我只是帮她找出兴趣所在，让她按照自己的兴趣做事。”刘震云透露，刘雨霖上高中时有两个爱好：做饭和看电影。“最后，她选择了拍电影，那我就希望她下笨功夫，一部一部好好拍下去。要是有一天她不想拍了，去开个饭馆也不错，我也支持。”